

## 与静为友

□夏俊山

不少人爱热闹,我虽无权无势,但三尺讲台,桃李众多,也属身处闹中,我能静吗?

其实,“静”有两类。远离大音箱似的红尘闹市,到大自然的怀里去,寒江独钓,看不语的天空、不语的旷野、不语的冰山雪岭,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,这是一种“静”;或拄杖深山老林,看孤峰限日,听鸟鸣泉咽,赏深潭蓄翠,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”,这也是一种“静”,此类静在环境,为身外之静。

参禅悟道的佛道中人,置身于梵钟悠远、青灯如豆之下,红尘不向门外惹,万物看来皆是空,这是一种禅境,是一种厌倦人世纷扰之后寻求解脱的“静”;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,每日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安于恬淡,为生活歌唱,这是悠然自得、超世脱俗的“静”,此类静是心静,乃身内之静。

我爱的是身内之静,但不同于莲座前参禅的老僧,无意从尘世的繁华中超度。我也不同于陶潜,没有那份胆识和才情,写不出动人的诗篇。我爱的是红尘俗世的闹中之静。它是心静,不需花钱,毋需权势,它只要去掉虚伪,丢开粉饰,摒弃顾虑;不在枝枝节节鸡毛蒜皮上刻意着色,不为名所累,不为利所诱,埋头耕耘,认真做事,坦荡为人,从容应世;因此,我喜欢的心静,并非消极遁世,也不是冷眼旁观,随波逐流,更不是封建士大夫式的散淡悠闲,而是跳出位子、面子、票子、房子、车子……构筑的怪圈,留一颗赤子之心,平常之心,淡泊名利但不舍弃,追求成功但不执著,它是生命积极的存在状态,是生活意趣的尽情挥洒,是参透人生后的一种境界。

## 听蟹

□周祖斌

“秋风起,蟹腿痒,草丛里,横着爬,沟河畔,听蟹忙……”这首流行于家乡的民谣,说的是进入秋天,人们可随便在草丛中、农田里发现螃蟹,在沟河畔静静地听蟹的事。

三四十年前,在家乡农村,桂花飘香的时候,河里的螃蟹就会自个儿爬上岸,路边、河畔随处可见,多得赛过今日龙虾。捕捉螃蟹的方法很多,有网簖拦蟹、施网拖蟹、提网捕蟹、手工摸蟹、钓钩钓蟹、洞中挖蟹等等,各具情趣。但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听蟹。

听蟹,也叫照蟹,秋天的夜晚,蟹兵蟹将禁不住西北风一起,蟹腿发痒,纷纷行动起来。这时,听蟹人提一盏煤油灯,来到沟河堤坝处,将灯置于较高的地方,便于“高灯远照”,人隐蔽在灯光背后,待螃蟹爬到流水的坝口处而捉之。

夜晚听蟹,白天先要侦察地形。一般要选一条有水位落差的河流,即河水能向下游流动的;河水的水质要清澈,河道要有堤坝,便于晚上开坝放水。螃蟹顺水而行,在灯光的引诱下,就会大摇大摆地通过流水口,听蟹人坐在不远处“守待蟹”。

选择好合适的听蟹地方,夜幕降临后,一家人早早地吃好晚饭,父亲和我带上铁锹、煤油灯以及装蟹的网兜,来到事先踩点的河坝处,将煤油灯安放好并点亮,打开堤坝,河水向下游慢慢地流淌,我和父亲静静地坐在堤坝边上,眼睛一刻不停地看着河水,听蟹就这样开始了。

不一会儿,发现上游流过来的水有些浑了,父亲轻声对我说“有了”。只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,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河中,

玉兰  
一瓣

它是种子沉睡于泥土,山泉栖居在水库。不在“静”中积蓄,便没有日后的萌发与奉献!

现代社会,许多人感到累,其实是心累,为权势而勾心斗角,为巴结而献媚谄笑,为“关系”而周旋伪装……心太累,太浮躁,便不能思考生活,享受生活。宋代大儒程颢诗曰:“闲来无事不从容,睡觉东窗日已红。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。”程老先生如此自得,还不是因为能“心静”?

心静方能乐观豁达,宠辱不惊,身在名利世界,心归自在乾坤。心静方能有审美的心胸,方能发现美,欣赏美,创造美,一朵白云,两滴雨水,三声鸟啼,数片落红,皆有独特韵味,均含无限情趣。林间松韵,石上泉声,闻之则欣然有会,草地烟光,水心云影,观之而潇洒自得。心不能静,终日为利害得失所困扰,“心为形役,尘世马牛;心被名牵,樊笼鸡鹜。”(《小窗幽记》)一颗心,不空灵,不自由,不洒脱,滞于一物,囿于一己,营营役役过日子,谁还能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,“独驾一舟千里去,心与长天共渺”呢?

拨开世上尘氛,胸中自无火烤冰浸;消却心头鄙吝,眼前时有月到风来。拥有一颗宁静的心,才可以比较超脱地看待一切,才能够平心静气地去享受,去创造。心静乾坤大,人安日月明。身处闹中,我独爱与静为友。静中,梳理自己的思绪,默默地诉诸文字,或是读一本书,听一首乐曲,翻一本影集,悠然陶然、淡淡地,走向广大和悠远,走向静穆和美丽,走向精神的家园,这,不是人生一大乐事吗?

岁月  
流金

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中,只见一只螃蟹怒目微张,张牙舞爪地顺着水流,朝着亮光处横行过来。别看这“无肠公子”高举双螯,一派凶狠的样子,可见到光亮,便会乖乖地边吐着泡沫,边怡然自得地迎光游来。在蟹经过土坝的狭窄缺口时,父亲迅速出手,对准蟹扑过去,一把抓住,放入网兜,扎紧网兜口子,整个过程一气呵成。

有时候河水浑了,如果没有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,那可能是一条鱼、一只虾之类,也有可能让你大吃一惊:游过来一条蛇!运气好的时候,待到月儿偏西的下半夜,能“听”到十几只大螃蟹,那种开心劲儿真是没法形容。

听蟹,既能让我领略秋夜的宁静之美,享受大自然的馈赠,又能品尝一种自己劳动的快乐。听蟹,其功夫在听蟹之外,收获当然也远在听蟹之上,那是一般食蟹者所难以领略的。

抓来的螃蟹,基本上都是自家吃的,很少有人拿出去卖,因为那时的螃蟹远不如猪肉来得值钱,它是农家餐桌上的一道寻常菜。第二天,母亲就会把“听”来的螃蟹放在锅里清蒸,慰劳我和父亲的辛苦,也让全家人一起解解馋。煮熟了的螃蟹红彤彤的,个个把蟹壳顶得鼓鼓的,又肥又壮,剥开蟹壳,蟹壳里满是蟹黄或者蟹膏,吃到嘴里鲜鲜的,有一丝丝甜甜的味道,那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啊!如今也经常吃螃蟹,可总是吃不出当年螃蟹的味道。

时过境迁,家乡的沟河早已鲜有野生螃蟹了,父亲也已离我们而去,留给我的只有当年爷俩听蟹时的温馨场景和对父亲的无穷思念。



水乡之秋 陈顺源

## 明月来相照

□丁维香

站在阳台上,抬头看天。夜晚的天空深邃幽远,远处有繁星点点,头顶是一轮明月。有一句耳熟能详的歌词:“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”,然而,在城市里如果不仰头看天的话,几乎意识不到月亮的存在。因为排排路灯、处处霓虹和幢幢高楼里明灭的万家灯火,遮蔽了大好的月色。要看月还是得在乡下。

在乡下,月亮是不可忽视的。李白说: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”,是从幼儿时期便有的熟视。夏天的夜晚,躺在院子里铺着凉席的门板上乘凉,母亲摇着蒲扇,教我指认月亮上的玉兔和桂树,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。在我儿时的认知里,月亮既神秘又亲切,它遥远又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里。

月亮是乡村最伟大的魔术师,月光给大地撒上一层银辉,像是给整个村庄和田野穿上了一件宽大的白纱衣,天地一片柔和、梦幻,宛如童话世界。这样的月亮天里,孩子们在屋里铁定是待不住的。出门去,可玩的东西多着呢,跳房子、拿五子、捉萤火虫……月光挂在天上,像一个天然的巨大灯泡,比屋里的煤油灯敞亮多了。孩子们玩疯了,直到月亮西沉,才回到屋里去睡觉,枕着

月光的我们,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有月亮的夜晚是白天的延伸,农人们: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,就着月色可以多干一会儿活儿,直到家人呼唤再三,才有些不舍地扛着农具,披一身月光回家。印象深刻的还有在月光下走夜路的经历。我读书的小学和中学都离家有十几里远,每天都是步行来回。经常是放学回家的路上,走着走着就:“山光忽西落,池月渐东上。”(唐·孟浩然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)我是很怕走夜路的,怕跌倒、怕踩到蛇虫,还怕“鬼”。

有月光,那感觉就不同了,不用低头凝神,小心翼翼地迈步。尤其是在大路上,我和同伴简直就可以奔跑。

记忆中的乡村,那无遮无挡、出门即天地的广阔,是我们的乐园;那如水皎洁、原汁原味的月亮,呵护着家园,生长着梦想,陪伴着我们脚下的路,很长很长……

月缺月圆,时光飞逝。如今,在这高楼林立的城市,忙碌着苦乐着,常常会忘记了头顶那一轮明月。即使有的时候,偶一抬头,看见天上的月亮,竟觉得有些久违和陌生。内心涌现的也是“月有阴晴圆缺,人有悲欢离合”这样略带伤感的情怀。比如此刻,我想起了远在海南岛工作的老公。一个人在外的孤单

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,他说,无数个月圆之夜,独坐在海口湾的礁石上,向着家的方向遥望。

皎洁的圆月挂在幽蓝的天空,远处渔火明灭,浪涛拍打海岸,思绪如海浪翻滚。天空有飞机飞过,他就想着此刻要是自己也在飞机上,正往家飞去就能和家人团圆了,那就多好。我告诉他,十五的月亮照在海口也照在家乡,宁静的夜晚你在思念我也在思念。

我还想起了母亲,那一年,母亲85岁高龄,但精神矍铄、开朗乐观。一天下午,我陪母亲散步,走了一会儿,母亲指着西天边说太阳都快落了,我们回去吧。我说,不对啊,太阳几乎还在头顶呢。可是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看去,确确实实看到印在淡蓝的晴天上一枚粉白的“太阳”。我和母亲都愣住了,既而才恍然大悟,原来那是月亮!说真的,从来没有注意过白天的月亮,猛一下傻乎乎地把月亮当成太阳,母女两个在大街上笑成一团。叫人痛彻心扉的是,那以后不久,母亲就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人们常说一生看得几回花,实际上人的一生中,又能看得几多月呢?

夜阑人静,月光如水。感谢这天赐的良辰,让我知道,人生纵有风霜雨雪,却仍然还有月色无垠、花好月圆。

## 惟新除旧

□黄正平

打开塑料纸裹着的《晚清四书》套书,其中一本是《惟新》,这个词好。我将它放在案头准备读,书边上是外皮已经斑驳、老旧的苹果S6手机。

在这套书中,我是要找寻张謇的足迹的,不知到底会不会有。第一本是没有,又打开套书另外三本书:惟新、国变、革命,其中《国变》副标题是“错综复杂的庚子乱局”。今年又是庚子年,不消停。电视机中传来中国军演、美国把飞机频频开到南海上空的消息。妈妈说就来一场战争,我说不,战争会死人。在欧洲,德国变局意义大,当年是它发动了一战二战,各国战死人无数,多少人无家可归。曾在北京看过一剧,战争了,分别来自德、法两国的青年恋人在炮火中面临战争与浪漫的考验和选择。今天的德国

不一般,是欧洲的定盘星,不过在德国听说他们总是让法国站在前面。

惟新,这个词我喜欢用,最近写张謇讲稿时也用到。社会、历史、人类、国家、民族就是在惟新中前进,即使是渐进、慢进,也是进,当然还可质变性变,与量变有了本质区别。

惟新同义词是革新。革新,变动幅度大,具有革命意义,有颠覆性,否定“前”,创造“后”。中国的词汇及潜义过于复杂,相关的词很多,应用范围甚广。

与惟新相类似的词是创新、更新。更新是创新一种,创新范围应更大,领域广。城市更新,如苏州,城市纯粹的创新;如深圳,这座城市刚过40岁不惑之年。我昨下午在城市规划学者那里也听到更新这个词,过去我用得少。

新旧与时间有关、与年龄有关,也不唯此。但年长了、时间久了,就

心窗  
片羽

少了学习、更新、创造的勇气、理念和能力。不过,那是要落后的。

所以,惟新是好的法则。然后纵观中国百年,之所以张謇在今天看来仍具先锋意义、学习推广价值,是因为百年来,现代化一直是一种趋势、趋向,我们还在推进中,民初是自发的,新中国成立后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,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成了重大课题,断断续续,曲折中前进,到今天仍是工业化、城市化并行、互动。时代不同,主题在本质上也还是一致的,而并不是复古,只是那个年代先行了一步、走上了新台阶,长远来看意义特别巨大,经受了时间考验。今天看来,张謇也是站在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前头的标杆、标志性人物。在全面现代化进程2021年开启之时,犹值纪念。

惟新仍新,趋新除旧。